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

巡幸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

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  
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  
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  
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  
為 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

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  
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蠲與恐有犯屬  
車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  
邊酋虜如花當部落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  
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  
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  
料草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  
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者此三者皆  
衆人之所慮息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  
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加  
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月登歷

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况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  
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儻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

暢誰其任之登頰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為安  
觸冒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何乃

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祭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  
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

逸就勞舍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

以不得不竭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

一時其所關係至大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居中

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

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苦急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

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皇上之於睿皇廟祀美薦謚美稱宗矣配天矣而因

心之愛無所不極自臨御以來建皇極贊天地

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大舜之克

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皇上自信

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

日之事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

事親信內臣一人與臣同事再勅內官監選責各

遷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

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  
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  
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  
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 顯陵  
即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下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  
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

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然而已其二 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瀟瀟瀝瀝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託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



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鄆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為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徃徃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成祖鼎定燕都即設六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頰為充

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大駕遠  
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部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  
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  
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  
日之國用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  
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  
民之幸宗社無疆之休也

止行幸疏

王好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盡忠補過臣子  
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主聖而忘匡弼之忠則君德

為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敷  
之心則臣節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  
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  
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  
詔勅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續 列聖之緒而率 先  
帝之休也邇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  
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  
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此德  
不移外誘則持循之久理道自熟百工庶職殆將精  
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  
駕幸藩邸臣等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

切喜之。但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  
楨之義固有不容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  
義而合，然後質之於心而安。故春秋書祭必書之，蓋  
重之也。陛下德同堯舜，非中主比而一之。此臣  
恐天下有議之者。馬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 祖宗承天地孝  
之大者也。故哀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此而一遊  
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渝。豈 聖情之  
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靈駕之發，以 皇上之至孝  
雖躬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  
緣義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掩玉之禮方畢，期祥

之時未邁臣固知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  
祀未舉西廡之典未行臣又知皇上禮樂之思猶  
歟也乃即有藩邸之幸馬泮澳之游既非居喪之所  
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之所宜行皇上獨不可  
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不以為過者蓋以其  
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遲暮之年而敦故舊之好  
義初不悖也陛下獲位大光日升川至而三年之  
報倏忽隙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報之時有所限制  
也陛下試熟思之臣言非謬妄也夫犬馬之微猶  
知報主臣等為陛下耳目之寄有所見聞分當啓  
沃其忍使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夫朝廷

之體統甚尊 陛下不可以自褻 祖宗之神器甚重 陛下不可以自輕疑神于九重而運化於萬有安富尊榮無可踰於此者矣又何必親冒塵喧而輕出 大內也哉臣聞主聖則臣直臣等幸屬風雲一德同心所自許也故為主之義重而愛身之念薄狂瞽之言惟 陛下裁擇臨幸之命或可以暫收警蹕之嚴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而防佚遊之漸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嚴臣等不勝待罪隕越之至

玩賞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具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本心 陛下以天

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

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

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

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所以為

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

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 勅諭群

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自擊耳聞未嘗不稽

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

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

事決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

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

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

也臣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

儀貞靜舉天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

火為樂哉况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

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

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赤旱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



靈噉噉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之計無所  
出可為寒心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  
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  
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  
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  
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  
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  
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  
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  
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 臣等又嘗  
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

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將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

天理人欲不容主立者曰上元之樂乃殷事乎曰大  
之樂乃細故乎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皆不察書  
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愆早日言慶惟其若  
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  
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  
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  
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  
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  
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之  
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  
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  
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  
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  
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  
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  
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  
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乞取回收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  
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  
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

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於江南  
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  
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草老稚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 勅往來提  
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  
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  
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  
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  
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 臣恐遠近  
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  
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

際 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  
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  
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  
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  
繁興財力日絀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手昔唐太宗  
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  
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  
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  
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  
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

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  
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  
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  
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  
民幸甚

請停造鰲山燈疏

朱衡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太監  
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  
月初一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

每樣畫一張樣來看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

燈樣方圓鰲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

後五掛燈每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圓鰲山每

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擬

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

珠青綠銅鐵鮫片等料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

添雇各色匠役并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

造呈乞題請合行工部照例奏辦等因到部臣等伏

惟前項傳造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

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官

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人心嚴



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筭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庫收貯料物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造成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都城重城等項工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徵解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朝殿掛燈方圓鰲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

不勝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約之于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可為則為人臣者必當懇祈於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君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且仰給各府徵解奏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奏報災異者踵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畿輔澤水東省蝗蝻殆遍真定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居瓜鎮海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仰祈天心

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  
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熬山燈者是豈  
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  
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  
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熬山燈必為  
明年元宵而設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  
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必為遊宴玩好之圖乎  
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設者歲久  
敝壞稍加脩整費亦不多查得該監尚有備用錢糧  
支給足矣亦不宜屑屑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  
興義俱不可者乃費銀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

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邪仰惟 皇上聰明離  
照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恩必為然知其不  
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關不改緘默以蹈不  
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備全 將前項  
物料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  
變可弭臣等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貢獻

止貢夷疏

倪岳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并禮科抄出鎮守  
巡撫兩廣等處太監等官韋眷等題稱撒馬兒罕地  
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賞送獅子等件從

海道滿刺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  
官錢買辦喂養及差委的當官員同番使人等管送  
赴京外具本先差舍人于鐸親賚題知該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從陝西赴京進貢  
獅子駝馬本部查照舊例議擬題准 特賜番王阿  
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匹  
賜獅子駝馬價絲段共六十八表裏給賜加賜使臣  
怕六灣馬黑麻等絲段七十三表裏銀一百七十五  
兩衣服絹匹數又不貲似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心  
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 欽賜路費銀兩後各

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宗皇帝特旨准  
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撒馬兒罕所  
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  
非 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  
喂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  
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  
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  
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  
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  
益治平之實效也 臣等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  
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冷若不爲處置

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做做以朝  
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姦黠者貪得  
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  
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  
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  
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  
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  
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  
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  
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  
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

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  
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  
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耍行起送赴京臣等  
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  
恐有先年事例為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  
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  
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  
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  
有 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  
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  
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



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于司府官就於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脩理着令撐駕回還仍請 勅一道曉諭阿黑麻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

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陸  
西陸路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  
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明天子之所  
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脩政治使家  
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  
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夷獸亦何足以  
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  
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  
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瓜哇  
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於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  
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

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 聖裁。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 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情元氣不欲重因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懽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講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已私

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采 臣竊為 聖明惑之 臣節查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蓋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

獻諛之徒創為此舉以誤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  
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  
未得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  
孤懸河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饑  
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苦  
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隄趣窮軍出錢  
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為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僦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  
打點使用尤為不貲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  
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  
此愚臣之所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

輒有獻馬之舉名為謝恩此實先朝敝風所宜  
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  
受命聞外僅可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出殊  
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喜其能充吾  
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  
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玉等恣為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  
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  
之膏血竭矣此固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

也頃來各鎮貪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  
以庶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  
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好而  
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  
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之意而入其甘  
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  
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人為  
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  
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  
他日辟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况

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  
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  
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  
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 詔凡  
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篔則却之  
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  
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今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黃  
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  
毋侵削之言 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  
地而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



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祖宗之所  
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  
具在是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况  
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  
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免其深仁厚德真如  
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綉抑搔撫摩無遠  
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  
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貢獻乃恬  
然安之以病人乎 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  
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 聞伏願 此

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喪  
寔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  
利以懷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  
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  
係有司額貢著在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  
改者並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  
謝 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  
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  
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不搖  
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 詔令跡

張翀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承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

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迺太監廖等之故事乎抑大明會典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情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會典不之載則其不為例也審矣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

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繫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敵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 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看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復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

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  
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奠邦  
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  
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  
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  
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徵夫索錢  
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主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為 列聖在天之靈  
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  
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  
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

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  
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  
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  
進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  
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備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  
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却貢獻以光 聖德跡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三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

面應不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  
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  
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足為  
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位之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  
莫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  
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象以  
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  
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乾明門等處禽  
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  
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菊林之類以歲  
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  
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土  
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  
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  
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  
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  
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  
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  
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厨傳  
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  
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  
未足為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  
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勅該部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  
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  
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  
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  
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乾明門等處禽鳥蟲  
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  
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  
不勝願望之至

却異物以養 聖心疏

張祿

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葵漢文帝却千里馬光  
武特有却獻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

太宗時有却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  
之治澤被當時譽垂後世也頃者魯迷地方進獅子  
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  
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回  
夷西方之人獅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  
也遠其行也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  
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物養此人非惟拂人  
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子不可耕不過為觀視  
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  
也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

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于事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之日餵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斷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

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倘隨事寬省一分則疲弊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 臣嘗度之回夷孰是物以來豈真知以下事上之敬不過假此携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覲厚賞竄大利耳不然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若此耶况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凡聲色玩好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民知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 勅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

所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勅邊臣自今以始諸夷凡有來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曉以朝廷好尚不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得住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享寧謚之休萬邦樂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誠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三

差遣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  
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  
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  
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為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  
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  
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於  
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  
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



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況上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邊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捏害之俗槩指賊跡而平民償贖數倍又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需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柰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控

獻果何為乎 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民也而太

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

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 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

商稅包占漁戶私通土官之賄遺餽索官軍之答賀

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

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

馬料習以為常而無所忌此豈 聖明之所與知乎

誠太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

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

今日掠某旗明日標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

安懿鳳朝文之變今日崑峨蒙目之賊患已形矣若

其人所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

此哉夫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

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

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單正以蘇一方之

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

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

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

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

也雲南雖係邊方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為朝

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

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

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其  
在中國猶以為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鳳之變被  
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  
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手縱使安靜  
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命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况  
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寔  
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  
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  
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  
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南京燒造太監近  
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到地  
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奉  
帶叅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  
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  
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  
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  
官兵四集救死扶傷皇蒼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  
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  
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  
動而難安况賊盜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

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  
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  
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  
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  
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  
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  
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  
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  
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丘得拿問尹輔取回百姓聞  
之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  
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

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之設今聞其來  
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  
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  
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滄  
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  
色目不忍視溝壑展轉之狀口不忍言民之困苦比  
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  
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巡三  
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  
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闍寺  
也周禮闍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

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  
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為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  
至永樂間始於緊關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  
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  
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  
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 孝廟末年深知其害  
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為憾  
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  
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 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會議  
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



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之荼毒於是乎除矣言出禍隨臣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惟陛下察之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

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拘欵此臣等一聞此 旨

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

此在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不止正德年間亦未見

此 批答 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

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廢

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拘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

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

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而為盜賊

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拘不通也執 祖

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

下公議大相違拘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

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

邪佞之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

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

朝事例臣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

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卹民節財 聖德善

皇明流以 卷之二 二

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此不美之  
政以為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 旨欲  
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霸馬房守備倒  
馬關等處及看守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 臣等先後  
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寫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  
乃不蒙嘉納且特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  
監官所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  
我 祖宗臨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  
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示 御批以濟其  
貪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迄今此輩邪佞小

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  
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  
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  
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  
民始獲稍甦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  
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為流涕  
臣等決不敢撰寫 勅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  
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  
外不許仍前奉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事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按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 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中

蔡賢請 勅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

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

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 欽依各處地方災

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

身家顧慮臣下交脩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

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

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曹懷章僑等連章論列

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

蒙 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卹民之政未臻

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

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脩省之諭

軫念民窮博求賑濟之方雖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

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

可暫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

若差官織造之 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

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

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

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

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差遣非人遂

至鹽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壞慶幸未

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益

賊之機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  
至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  
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  
之 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  
要以時解用若有違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候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另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  
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  
而臣等叅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  
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翀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



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已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恟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 宗社億萬年之圖克不忍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系撰寫 勅書責之以不必具奏執拘 朝著諱然

顧失色遜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

之義復抗顏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

得已哉正以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

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未良

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

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赦之也今 陛下

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興之於再

禱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所忌憚

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遜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

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

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

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  
舉則是百姓之厚望於陛下者卒然失望於陛下  
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安  
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  
況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  
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陛下終夜以思宜有  
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荼毒以失其心乎自  
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雄  
傑之區切慮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  
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九重厯宵旰之憂  
異時雖欲嚮生之肉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陛下仰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

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乞止差官織造疏

張嵩

近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欲照先年事理請勅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勅工部另行計處奉聖旨准寫勅差官前去織造

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動皆非陛下意也何者

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先帝差去內

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聖明不衰是蓋洞知

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美豈昔知之而今顧不

之知耶子惠困窮人主之盛德也關陝往歲以織造  
之故廖鸞輩肆為侵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 陛  
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迴更生之望而又回夷作梗  
北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焉乃復  
重之以此恐非 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段  
疋左右以差官請 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宰  
執言之竟未之能回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  
紵段猶切於用而蘇杭為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  
羊絨則固可緩者而關陝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  
不堪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  
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

恐一時取用織造不前其意真若為公也 陛下亦

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

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

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賫司禮監揭帖行

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

何至獨舉差官為說哉我 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

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

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陛下當遵不亦逢迎

之甚哉又曰 四宮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

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

聳 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

然則 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

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

官既差復止其視此舉輕重如何顧乃緩於彼而急

於此臣等以是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

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是故禹惡衣服漢文

帝衣弋綈我

祖宗亦嘗服布素澣濯之衣豈為勢

之不足哉事在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

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不急

一切報罷海內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

日觀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不保克終之

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



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等之言收回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敷用乞 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陝西鎮巡衙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便責委人員齎進既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停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

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  
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  
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咸知其為  
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  
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  
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今各  
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  
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  
加之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  
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採濟之方累降 明旨  
發內帑減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

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

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爲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疾感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切恐民之無告者或逐於反袂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及耳聞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珪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油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

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纔  
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珪當倭賊構亂之際  
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團營織造  
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  
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珪  
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也自後  
賄託左右夤緣官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誘  
引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  
回臣按珪之擅啓弊端違格詔書致陛下歛衆  
怨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  
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民窮盜起之義

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  
民充足再為議行仍將梁瑋取回究治以杜夤緣則  
生民幸甚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

臣等謂保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答天心積久成化  
循行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萬世一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不難  
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母則天下  
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德怨尤不作大  
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田夫野父不解人事  
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怨之

臣等在兩浙地方遙聞 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  
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聞兩浙之士不限遠  
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  
嘆徃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况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徃徃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晝  
夜勞思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  
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  
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愁轉輸之苦田野  
多失種之民桑社有停機之婦道路多餓棄之屍郡  
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聲振  
道路臣等實不忍聞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

寢不就安食不暇飽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答群情  
更肯厚身棄衆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 明明天子  
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去天下方  
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數十年慘惡窮  
竭之傷今復如此凡在地之民不問賢不賢皆曰是  
處吾民死地也 臣等竊謂 祖宗以來 聖聖相承  
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雖尺  
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尊君上春不敢  
廢蠶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雖負日得暄嘗味得  
芹苟適吾意即移為忠思為一獻况當 聖人御天  
燁燁龍袞誰敢不用心邪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

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歛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沸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穢之明既差而中收回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差亦且暫收 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諸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此臣昧死瀆告者斷非敢欺誤 陛下也人皆謂蘇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歷巡訪雖往稱殷富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慄即家資罄屨至今尚無完業為人君上若不顧市民愁慄不恤人言搖動仍踵前非恐方來之事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地方不寧河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



隸如淮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踞此時正宜息盜安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俞允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搖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停差官以塞弊端疏

解一貫

近該工部題稱看得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勅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 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先年舊例還

着該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勅與他欽此隨  
該本局覆題點差大監吳勲少監張志聰并堂長十  
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  
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內臣往督豈真出於

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  
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祖宗列聖或御補綴  
之服或著布素之袍敝垢不換則曰自念惜福澣濯  
不嫌則曰非為矯飾當時未聞差內臣織造也亦未  
聞患服用不足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  
以法萬世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

亦非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久法也人猶恨當

時羣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以藉口

迨至正德年采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內臣千方營幹

叅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矣幸遇 聖明御

極凡取佛採辦燒造一切害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

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

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

不稱其便雖有憮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

其奸臣民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

復有此差織之舉豈前日害民而今習遽便民耶抑

豈前此二年服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宦  
官欲行侵漁科盜計耳臣等故曰左右奸貪假公營  
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仍餓  
殍盈途生意已盡而浙省倭寇為患地方困苦尤甚  
陛下方遣官賑恤乃忽為此科害臣等恐浙民間之  
悲涕愁歎食不下咽思投何地之溝壑也譬病羸之  
人氣息奄奄投以良藥尚不敢望其活今乃以毒藥  
中之其不絕者鮮矣臣等觀該局所奏前項龍袍係  
干緊用惟恐彼處官員故行怠玩聽差去官員具陳  
奏聞豈非假此挾制欲使郡邑官吏望風承順供饋  
之不暇少不如意即被以不恭之罪耶又欲督同浙

江并南直隸巡撫巡按各司府官員提調織造夫撫  
按官所以察奸抑惡司府所以分憂恤患今乃使內  
臣督同織造豈朝廷設官分職為民之意哉至於  
齎去式樣則欲馬快船隻車輛裝載差去人員則欲  
廩給馬匹軍民應付式樣不過數紙器用先如此其  
奢華足跡猶未啓行聲勢先如此其張大况在途之  
需索到彼之供張其薰天氣燄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由是言之此官一差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年織戶  
來歲流民信有如臣僑所言者矣縱橫街市搶奪民  
財折乾索質水珍陸異信有如臣懷所言者矣弊源  
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江西之燒造各省

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莊紛然而起信有如臣  
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  
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  
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  
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勅該  
局先將緊急 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巡府  
司等官令其議處買辦速解 進用尤望 皇上一  
遵 祖宗良法美意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  
行而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不可行也則我 皇上  
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  
毒禍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棠

臣見邸報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笑及銖錙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額幸逢 聖明御極 詔單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瘵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棲舊業而窯崖堡峒十常九空重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不刺占據青海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

守之計未成倉廩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  
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刺壓牧  
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  
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抑買破家幹運供  
億不前外迫於槍擄內迫於銀糧勢若水火人心驚  
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  
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  
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  
番之徵求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  
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  
數千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



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  
士枕戈而卧茹菹而食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  
當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織造重耗財力疲瘠  
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  
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減  
半織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霑  
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追罷遣差頭

章僑

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  
之言言在帶管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  
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殺

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  
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  
河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  
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

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  
天地則宜以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

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  
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  
前日該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  
積瘵未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

舉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

處耶何者 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  
旋踵而棄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  
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  
事矣又况竒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  
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  
宜下罪已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  
初漏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此舉為亟乎傳聞四遠  
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  
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  
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 九重之慮執譬之羸瘠  
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

東南為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  
康者也為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澣  
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  
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  
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  
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  
造以時 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  
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  
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  
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  
人去彼勾當即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

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所用叅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叅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叅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蝥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叅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覩者。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思此終

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臣則請  
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有前項差遣伏乞  
速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章明德  
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陛下之  
所命臣不勝感泣

停差遣以回天變疏

吳瀚

臣等仰觀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  
百䟽然皆未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蓋自紀元初年  
七月間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  
之後繼之以霜雨各徵迭見幾二載於茲矣恭惟  
陛下戒諭臣工同加修省適者軫念窮民差官賑

濟甚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  
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復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戌時分迅雷大電  
雨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雷  
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立春正旦之辰是  
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故近聞邸報  
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  
駭愕然後知 天不悔禍無足恠也何則東南之民  
自罹災異之後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大  
都之中饑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督令該城兵馬及  
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

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處哀

此凋瘵之民矜恤保護猶恐弗及况可差官為提督

之舉耶當此時此地而有此舉臣等不忍見亦不忍

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間

雖百方調攝猶恐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

折幾何其不急且弊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

供費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為營私之地假進奉

為漁獵之謀東南之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為

何心也差官提督為何心也幾微之際願 陛下加

察焉差官賑濟為何事也差官提督為何事也向背

之間願 陛下留神焉昔者唐文宗服三澣之衣當



時柳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 陛下當進賢退  
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  
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惓惓  
於織造之舉者臣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  
為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  
未解臣等願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  
儉於自奉如大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  
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本處官員提督庶幾民困可  
蘇 天變可回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

恠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

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

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

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

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

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  
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  
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  
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  
索扛有分例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  
富豪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  
官員勅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  
道路側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

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  
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真浦知覆轍  
在前切恐此一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  
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尤為不可益陝西地方連年  
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  
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  
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特  
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鎮壓其境雖收薄効尚  
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叅隨  
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  
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

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  
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  
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  
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動之裁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  
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  
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  
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  
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  
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

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願陛下不以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

失利克焰熏熾隨至戒嚴至有以厘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廠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戈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

圖知為吾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子為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乎

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盖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藉小



人為之分投舉借以成之爾是以奏帶叅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污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及此者而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謂以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勅各處巡撫

巡按備查鎮守府參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  
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逐債主也  
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著各該衙  
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  
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拿問今後遇有盜  
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  
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黜罰則亦  
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於臨  
事孰若預咎其本原與其徼倖萬一之為得謀孰若  
曲突徒薪之為全智臣以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  
及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

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况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  
為必以幸而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矣 陛  
下又何為不舉哉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  
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但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  
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慎差遺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  
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祐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踈怠違背  
有了的陸續鮮遞寫勅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  
本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

又這等說着遵行寫勅與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御用攸係或恐造作諸工  
罔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天聽也哉但以為朝  
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臣  
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聖  
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德化之成  
也今歲時未久詔墨尚新德意綸音一旦廢格  
是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帝王畫一之政恐

不如是也且臣等恭觀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虛懷嘉納銀鮮克貢特旨即停遣使監營聞言報  
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百姓也邇來何以織造之  
故不思踐其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  
手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陛下專責二  
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明命也耶此固  
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因  
踏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兼與服御所用不多  
而工役科派所費必衆且禁園近行聲勢尊嚴大  
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

將以為 陛下之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 臣等所  
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  
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  
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 成德復見  
於今日矣

卷之十三終